

# 烈士永生

LIESHIYONGSHENG

- 过早陨落的将星
- 奇特的“石先生”
- 革命教育家谢台臣
- 老山前线新“王成”



9

革命何须问死生，  
将身许国倍光荣。  
今朝我辈成仁去，  
顷刻黄泉又结盟。

——黎又霖烈士狱中诗

# 目 录

## · 创业忠魂 ·

过早陨落的将星

——记太岳军区四纵副司令员韩钧……………张友仁（1）

奇特的“石先生”

——党的交通员石健民……………邓南村（23）

革命教育家谢台臣

——河北大名第七师范学校创办人

……………何富奎 牛国旗 屠凤莲（42）

怀念党继新同志……………段子俊（64）

玉碎节高

——记二战时期女共产党员蒋曰英……………熊红书（73）

铮铮铁骨

——周映渠政委生平追记……………黄政骅（79）

虎威震敌胆 碧血映千秋

——记英雄团长赖鹏……………中共汝南县委党史办（89）

## · 新一代英烈 ·

孟庆明杀敌立功……………王国清（99）

老山前线新“王成”

——张春旺烈士事迹…………… 中共正阳县委员会（104）

参战部队中的大学生

——记樊保明排长…………… 吴明晓（113）

崇高的境界

——张福绥事迹追记…………… 张祝泉 周广义（118）

默默地燃烧……

——记济南军区空军某部雷达师周士林

…………… 李向平 王志臣 陈小川（129）

· 英烈人物研究 ·

关于周维炯等烈士入党时间的探讨…………… 罗高松（138）

稿 约…………… 本刊编辑部（144）

续后话…………… 本刊编辑部（146）

# 过早陨落的将星

——记太岳军区四纵副司令员韩钧

张友仁

1944年11月初的一天，在延安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戎装整齐的军人，一位是中共河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另一位是河南区党委委员韩钧。他们奉命即将率领一支干部队，到新沦陷的豫西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临行前毛主席要见见他们。这时韩钧三十二岁，个头虽不太高，但敦实健壮，充满青春活力，眉毛微扬，两道目光闪闪发亮，显示着他那刚毅果断的性格和不断进取的锐气。在毛主席面前，刘子久将韩钧介绍了一番。毛主席听罢笑着说：“你韩钧的大名，我早就晓得的。阎锡山老谋深算，可在你娃娃手下栽了跟斗！”二人向毛主席汇报了进军豫西的计划。毛主席对他们分析了整个抗日的形势，讲了开辟豫西战场的意义和工作安排，并留他们吃了一顿便饭。吃饭时毛主席问他们看过《红楼梦》没有？喜欢哪个人物？还说：“刘姥姥这个人很有一套，她群众关系搞得很好，谁都欢迎她。你们要学习刘姥姥，一定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搞好统一战线。”最后又特意

对韩钧说：“‘晋西事变’时你是在战场上打阎锡山出了名的，这回到你的老家去，更要打出个样子来！好了，我等你们的胜利消息。”

毛主席的接见，给韩钧和刘子久很大鼓舞。他们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告别了毛主席。

—

毛主席说的“晋西事变”发生在1939年12月，现代史上又称“十二月事变”。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抗日救国的需要，指示刚由“北平军人反省院”出狱的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组成山西统战工作五人委员会，来到山西。这时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为了自己的“存在”，已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建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自任会长。薄一波到山西后，阎锡山请他主持牺盟会工作。这样牺盟会实际上成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组织。韩钧到山西后，担任牺盟会军政训练委员会政治部干事。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山西，牺盟会组建抗日新军，韩钧担任了“青年抗敌决死二总队”政治主任。

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和牺盟会总部南迁到临汾。这时形势极端混乱，阎锡山的十几万旧军面对日军进攻一溃千里，崭新的枪械弃掷遍地，散兵游勇沿路抢劫，兵慌马乱，百姓遭殃，山西各地的旧行政官员望风而逃。阎锡山想

委任个县长也找不到人，不得不暂时把他的军政支柱放在牺盟会和决死队肩上。此时，涌进山西的大批平津、上海、河南、四川等地的爱国青年急待组织领导。牺盟会乘此机会派出大批骨干深入各地，发展组织，委任县、区领导，建立地方政权，组织民众抗日团体，牺盟会会员很快发展到近百万人。决死队也迅速扩大队伍，收集枪支，壮大抗日武装，“决死二总队”扩编为“纵队”，拥有八个团共一万五千人的兵力。1938年2月18日，临汾沦陷，阎锡山率领他的幕僚逃往陕西宜川。牺盟会提出“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北进汾西。韩钧率领决死二纵队在洪洞、赵城一带一面打击日寇，一面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组织乡村农会、自卫队、妇教会、儿童团等抗日救亡组织，坚持游击战争。

阎锡山退出山西后，栖身于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他对在山西坚持抗战，力量获得迅速发展的牺盟会和新军深感不安，他的部下对新军更是视若仇敌。6月，阎锡山在山西吉县古贤镇，召集心腹开会，策划反共、反牺盟、反新军的阴谋。10月，日军侵占武汉后，集中兵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开始对国民党实行诱降政策。日、蒋、阎战场局势比较稳定。这时阎锡山即起意联日反共，准备对新军开刀。年底，阎锡山开始“秋林集训”，成立所谓“同志会”，组织他的反动班底。1939年3月25日，阎锡山召开了历时三个月的“秋林会议”，公开叫嚷反共，暴露了他抛开牺盟、反对新军的面目。他一方面在会内放纵和支持顽固的旧军官诬蔑新军“游而不击”、“排挤旧军”，另一方面又在会外

布置暗杀，指示旧军挑动武装磨擦，反诬新军破坏团结，制造反新军的口实。他自己还阴阳怪气地宣称“天要下雨，要准备雨伞”，为其反动阴谋制造舆论。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为削弱新军力量，调韩钧离开二纵队，到吉县“军官训练团”任指导员，并指令其姨表侄特务头子梁化之用私人感情来拉拢韩钧。吉县军官训练团结业后，韩钧要回防地，梁化之千方百计挽留，委任他为太原绥靖公署政治部副主任，正式将他调到秋林。韩钧坚不受委接职，但一时也回不了部队。

韩钧羁留秋林两个月，他一方面团结牺盟总会干部，开展反顽斗争，粉碎了阎锡山亲信黄介、张亦山等夺取牺盟总会及政治部领导权的阴谋；一方面为牺盟会主办的《黄河战旗》、《牺牲救国》等刊物撰写文章，揭露顽固派的反动阴谋，鼓励革命同志加强内部团结，开展对敌斗争。

10月29日，阎锡山在秋林召开“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决死队为防止突然事变，除在秋林的韩钧外，各纵队主要领导干部都未参加。韩钧身在秋林，受党的委托参加会议，观察动静。会上，顽固派诬蔑新军“游而不击”，把旧军挑起的事端推在新军头上，韩钧与“牺盟会”总部地下党员团结战斗，亲手起草了“反顽决议案”，有力地打击了顽固分子的气焰。

会后，阎锡山看拉拢韩钧无望，曾忧虑地说：“河南人靠不住，还是山西人可靠。韩钧这个人杀了可惜，留着是后患。”



这时，韩钧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时刻记挂着自己的部队，担心着前线的局势，他更细心地观察着秋林这个阎锡山司令部驻地的风雨阴晴。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和牺盟会政治部副主任刘岱峰秘密传给他的消息更使他激怒和不安：

阎锡山已密令其军界头目王靖国、陈长捷派代表到临汾与日军秘密接洽；

日军分别从灵石、汾西、临汾三路出发，向决死二纵队驻地大举进攻；晋西北的顽军十九路军刘绍棠部以“协助二纵”为名，趁机南下威胁二纵；

日军先后撤出石楼、蒲县、黑龙关等地的据点，主动把防地让给顽军，而在新军的防线上又新增设不少据点；

日、顽夹击新军，新军内部也出现了哗变情况……

这些情况使韩钧意识到日、阎已经合流，新军，特别是决死二纵队面临十分严重的危机。这时，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到秋林，在党内指出阎锡山降日迫近，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因此，韩钧下决心要冲出虎穴，返回二纵防地去迎接一场殊死战斗。

走？谈何容易！近一个月来韩钧曾多次向阎锡山、梁化之提出要走，但他们以“工作需要”为借口，竭力阻止。这时，韩钧又接连找梁化之，梁干脆躲避不见。11月26日梁化之突然打电话召他“谈工作”，他趁机向梁提出要回河南老家看望父亲，准备路过山西，到防地看一下。其实，他也知道这骗不过梁化之。但出人意料的是梁化之居然答应了，并热情地

拉他到墙上挂的地图前，给他指点返防路线，说：“现在顽固军队到处抓人，暗杀人，你必须走大路，千万不要走小路，以防意外。”还问韩钧：“什么时候走？”韩钧说：“明天就走。”最后，梁拿出一个小笔记本来，让韩钧给他写点临别赠言，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

梁化之的“热心”引起韩钧的警惕，当天下午就暗中告别了牺盟会战友，于傍晚时刻带了三名警卫员，飞马向黄河渡口奔去。他不走大路，专走小路，天黑抢渡黄河，进入山西地界。深夜赶到吉县，他让警卫员拉马在城外山坡上等他，自己一人步行进城，找了个不显眼的澡塘洗了澡，睡了一觉，天亮前出城，纵马向东，又经一天多的奔波，终于在28日赶到二纵队驻地。

原来，阎锡山在完成消灭二纵的军事部署后，决定首先除掉韩钧这员战将。但考虑到韩钧是牺盟会、决死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秋林直接杀害他震动太大，就派梁化之出面故意放走韩钧，密令沿路顽军拦截枪杀。韩钧提前出发，抄小路回到部队，当即电告梁化之“安抵驻地”。梁化之沮丧地把电报拿给阎锡山看，阎锡山气极败坏，恨声不已。

韩钧向部队报告了十万火急的形势，主张不能等着挨打，要先发制人。当时，部队有个别领导人不了解事实真相，认为韩钧言过其实，形势不会这么严重，所以下不了行动的决心。韩钧愤然表示：“你们不干，我干！”随后就把旅、团以下所有阎锡山派来的旧军官二百余人集中起来，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了“礼送”出境和处决等断然措施，纯洁了部

队，稳定了内部。接着制订了应变计划，严阵以待。

阎锡山谋杀韩钧未能得逞，就开始大规模军事行动。29日，陈长捷密令其六十一军，分三路向决死二纵司令部驻地义泉和黄土一带集结。

12月1日，阎锡山以实施对日“冬季攻势”为名，命令韩钧率二纵队为“第一线”，“务于5日准时向同蒲路日军攻击”，而把顽军陈长捷、王靖国等部作为“第二线”放在二纵背后。这样，他们就和二纵正面的日军相呼应，形成对二纵的夹攻局面，妄图一举将决死二纵队吃掉。

这时，活动在晋西南的八路军陈士渠支队主动出击，协同二纵作战。二纵与陈支队密切配合，先后在桑原、勃香一带击溃顽军六十一军两个师，全歼一个团，在隰县附近全歼顽军十九军一个团。12月6日，成立“抗日拥阎总指挥部”（因当时阎锡山尚未公开降日，中共晋西区委决定暂不放弃“拥阎”口号），韩钧任前敌总指挥，率军全面反击顽军的进攻。就在这天，日、伪、顽军同时向二纵及八路军晋西陈支队夹击，新军一九六旅旅部遭到袭击，损失严重。第二天，韩钧在义棠镇以个人名义给阎锡山发电报说：“伯川先生：王陈二贼欺我太甚，我不能不实行自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开揭穿了阎锡山要借所谓“冬季攻势”之机，与日军合伙吃掉新军的阴谋。阎锡山接到电报，知道阴谋败露，想暗中消灭新军已不可能，就气极败坏地宣称“韩钧叛变，二纵是叛军”。他一方面责成牺盟总会讨论“开除韩钧”，“枪毙韩钧”，一方面公开发出“讨伐”令，进攻二纵。紧

接着他又命令顽军在晋西、晋东南、晋西北等地向决死一、三、四纵队及其他新军发动进攻。这时，晋东、西安方面的蒋介石军队也气势汹汹地向晋西南扑来，这就是有名的“晋西事变”。它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顶峰。

随后，阎锡山集中六十一军、三十三军、十九军、八十一军等五个军的兵力，在水头、双池一带与二纵决战。这时，二纵与晋西陈支队处境十分困难，前有顽军阻击，后有日军追杀，本身又弹药奇缺，地盘狭小，没有作战的回旋余地，如果再坚持下去就有被吃掉的危险。总指挥部遂电请中共中央批准，毅然决定跳出包围圈。韩钧率部直取中阳，在留誉镇歼敌三十三军一个营，在中阳、石楼附近歼敌三十三军一个师，接着乘晋西北敌人空虚，挥军北上，于12月27日夜突破汾——离——军公路，28日到达临县招贤镇，把顽军远远甩在后面。三天后，东进交城县的横尖镇，在古交歼敌一个营，又分二路回师临县附近的方山、屹洞一带。1940年1月10日在八路军总部首长滕代远统一指挥下，韩钧率领苦战月余，跋涉数百里的二纵战士，与晋西陈士榘支队、政卫二〇九旅一道组成东路大军，和由八路军彭八旅、决死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组成的北路大军相配合，向集结在临县的顽军赵承绶、郭宗汾部发动猛攻。13日，两路大军同时逼近临县城郊，歼敌一个师，俘敌师长一名，赵承绶、郭宗汾当夜率残部弃城而逃。14日，决死二纵队终于与各兄弟部队在临县县城胜利会师。

“晋西事变”以阎锡山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从此决死二纵队和所有新军与阎锡山完全脱离关系，决死二纵队归属八路军一二〇师指挥。

## 二

1944年11月7日，韩钧同刘子久肩负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使命，带领干部队从延安出发，途经晋西北边山县，又带了八分区的六支队，穿过同蒲铁路，到达太岳。12月24日，从垣曲渡过黄河，来到新安县。韩钧终于回到了他阔别十二年的家乡。

韩钧是新安县北部山区石井乡前北斗村人，1912年出生于农民家庭。这里山区贫穷、落后、闭塞，人们年年重复着几千年来祖先们一再重复的生活轨迹，很少有人知道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韩钧幼年只能在私塾里念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五四运动”后，一些受过新文化熏陶的青年学生来到这里创办小学堂，才给这沉寂的山区带来新的活力。韩钧在这些老师的教育下，苦读新书，还在课外阅读不少进步报刊、杂志。那时常有“书信”串学，卖笔墨书刊。每逢“书信”到来，韩钧总把他请到家里，管吃管喝，热情留宿，趁夜翻阅“书信”所带的书刊，往往彻夜不眠。韩钧高小毕业时，已读过大量新文化科学普及书刊，还读了不少白话小说。当时陈独秀和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文章，对他也很有吸引力。新的知识打开了韩钧幼小心灵的窗户，使他看到故乡的落后和愚昧，深切感到社会的不平和黑暗，萌发了要改变旧社会

的思想幼芽。

十二年过去了，家乡的穷山僻野依然如故。国土沦陷后的屈辱和连年兵灾匪祸，更使百姓如临深渊。八路军刚来乍到，群众看见“大兵”，马上逃进深山。六支队战士们只得各山口呼叫：“乡亲们，我们是八路军六支队韩司令的队伍，回来吧！”乡亲们一听是八路军来了马上三五成群地回来了。“韩司令”的称呼迅速传遍山乡。当年的“恒子”（韩钧的乳名）如今居然当了“司令”，司令该是个啥样子呢？当乡亲们看到山坡上，寒风中，站着一位身披军大衣，头戴长毛皮帽，腰挂手枪的英武军人时，谁能认得这就是当年的恒子！这位军人远远看见乡亲就迎面跑过来高声说：“我是恒子呀！”一句话把彼此的感情融合在一块了。“是恒子！”首先搭活的是曾经到山西看望过韩钧的王印子。1931年冬，韩钧为逃避反动当局的追捕而筹措路费去北平时，王印子送给韩钧五块钱，这五块钱并不起眼，但对一个穷山村的农民来说，要倾尽腰包啊，这份情谊该有多重！所以，当韩钧到山西参加抗日之后，王印子曾到部队探望他。韩钧把这位家乡故友强留在家住了一个多月，临走还送给他一百元路费。今天，王印子一见到韩钧就告诉他：“恒子，你给我那一百块钱，除了路上吃喝，回来又买了一头牛，钱还没用完哪！”韩钧说：“当年你支持了我，我在有办法的时候，能接济接济你，还不应该吗？”少年时的朋友刘玉篆说：“恒子，你还是老样子，那年闹灾，你偷挖你自家地里红薯给我们各家送，还记得吗？”一句话引起一阵轰笑，大家一起

把“恒子”拥进了村。

六支队与刘聚奎率领的先行进入新安的太岳十八团、五十九团会师后，在黑扒举行了第一次豫西工作会议。与会的刘子久、韩钧、刘聚奎、贺崇升、郭庆祥等各部队领导人，一起研究分析了整个豫西的形势，制订了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行动计划。

日军占领豫西时已是强弩之末，新安、澠池一带又是侵华日军两个战区的接合部，日伪兵力比较薄弱。太岳军区、太行军区派来的两支抗日先遣队进入豫西，和日伪打了几个硬仗，日伪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轻易露头。这时打着抗日旗号乘机而起的地方势力，影响却很大。比如，国民党澠池县县长上官子平操纵的“地方自卫队”，洛宁县李桂吾的“抗日游击队”，贺澍三的“洛卢人民自卫军”第五支队，观音堂一带史汉三的“陕澠抗日独立大队”等，都有相当的实力。这些地方实力派，有抗日要求，有的与国民党顽军还存在着尖锐矛盾，象贺澍三的自卫军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影响，还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另外，国民党新安县县长刘绍棠的反动武装“第十四纵队”，张天民的“三十三挺进支队”，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等土顽势力，匪气很浓，不但不抗日，反而到处扰害百姓。根据这种情况，“黑扒会议”决定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争取团结地方势力，重点打击土顽，为豫西人民铲除匪患。

1945年1月初，韩钧同刘子久、贺崇升率领六支队和五十九团到洛宁一带，协助贺澍三的自卫军对土顽作战，刘聚

奎带领十八团跟进澠池，两边夹击，结果河北“民军”向西逃跑，“三十三挺进支队”被全部歼灭。接着刘绍棠的“第十四纵队”也被赶出新安北部地区，人民抗日武装很快控制了新安大部、澠池全部、陕县东部、洛宁北部和宜阳西部的广大地区。1月中旬，韩钧参加了在澠池南庄举行的第二次豫西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接受改编有抗日要求并在打击土顽势力中表现积极的贺澍三、李桂吾、上官子平诸部，并决定建立豫西二分区、二地委、二行署。韩钧任中共豫西二地委党委委员兼二分区司令员。这时，各县、区人民抗日政权也先后建立，“合理负担”、“回赎土地”等运动在广大农村蓬勃开展，拥有三十万人口的豫西抗日根据地建成。东起新安，西至观音堂一段陇海铁路被人民抗日武装牢牢卡住，有效地钳制了日军的西进。

5月，十八团去宜阳剿匪，五十九团到洛河以南开辟新区，由六支队和原贺澍三部合编的特务团在新安整训。这时被改编为独立第七旅的上官子平部，乘二分区司令部空虚之际，于26日夜在澠池发动叛变，接着驻扎在陕县和洛宁的地方反动势力也相继暴动，各地土匪乘机又起，日伪军也四面进攻，在短短一个月内，中共党员、革命干部被残杀一百多人，抗日武装损失两千多人，豫西根据地的工作遭到严重挫折。

为了扭转局势，二分区领导迅速调回主力部队，在广大抗日民众的支持下进行平叛战斗。先后在洛宁、陕县、澠池等地，与叛匪和日伪军展开激战，三战三捷，军威大振。叛



匪头子上官子平被困在澠池县常村寨内，如瓮中之鳖，后来连吓带病而死，日伪军也望风而逃，豫西抗日局面又重新打开。作为这次平叛的总指挥，韩钧每战必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敌人闻名丧胆。

“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国民党胡宗南部由西安沿陇海路东下。豫西二分区奉命作战略转移，南撤与河南区主力会师。后因洛河暴涨，韩钧率六支队未能南渡，遂北渡黄河回太岳军区。

10月14日，豫西二分区、二专署、中共二地委及新安县委、新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刘黄召开万人大会，欢送六支队指战员，韩钧满怀依恋之情在会上讲了话。他向家乡父老说：“我们一定会打回来！”

###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迫不及待地要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但是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震天动地。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945年9月至10月在重庆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定”，并组成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全国各主要战场也先后成立了“军调执行小组”。

这时，韩钧已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岳军区四纵副司令员。

根据“停战协定”规定，1946年1月13日全国实现停火。